**102學年度第2學期輔仁大學「正向的力量」徵文比賽作品**

**佳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名 | 唐承祚 | 系 級 | | 社會系 | |
| 書籍名稱 |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 | 主題類別 | | 人文、信念 |
| 題 目 | 我們這一代的信念 | | | | |
| 如果，我們平靜的關掉電視、收音機，消逝的聒噪，似乎就會讓我們重新開始體會深淵崖谷般的靜謐。而文字到下筆的斷面時，頭腦似乎就並不那麼習慣於快節奏的溝通、簡化了的交流，還滯留在某個自己曾經到過的忘川。  　　我看了一眼頭頂的星星，那曾經是一個從未離開過他的故鄉格尼斯堡的男人所讚美的世界。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星星那神秘的遮紗，被我們驕傲的技術撕去。現代人，用望遠鏡看宇宙，就像用電視了解世界、用手機完成說話——最後的結果是告訴自己，身為人的孤獨。茫茫洪荒，並不再懷有過去星辰的美好想像，而是退化到貧瘠呆滯地注視那些荒涼和遙遠地方的零散石塊，以一點細末的“科學”發現洋洋自得。  　　並非是科學的錯，但是我們在許多時候離感受一個“人”的生活境界變得疏遠，身為人而並不自覺。記憶退到本雅明的歎息：現代人自從有了天文科技，更加對宇宙具有理解和掌握、設計與改造的雄心，於是開始用一塊鏡子偷偷地看著廣袤的世界，而遺失了古典時代人的信念：人並不是君臨于宇宙之上，而是生活在宇宙之中。宏偉的時空體驗，孕育了一種隱秘而堅韌的信念：並不是要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禁錮達成人的至善，相反，僅僅是一種信念，是與星辰大海比肩的信念，對“人”之可能性的信心和託付。  　　當我們把焦點集中到人，我們就回到了人文主義。在全書結尾，布洛克說道：我們在這裡奢侈的談論人文主義，真的是因為它看上去就那麼有力量去直接解救不幸的人們正遭受的屈辱和擁擠嗎？我們勉強連生存都成問題的人們來談人文作為主義和信仰，這有什麼用？  　　的確，人文信念某種呈上蒼白，但在某種程度上又不可或缺。在這本人文主義的探討論中，阿蘭布洛克最可貴的是看到了我們自己的脆弱：人不是因為沒有力量而弱小所以定義，人是因為他弱小，而依舊具有自己的信念才定義。這也是我們還去談論它的原因：一個人文主義者，在現代世界中，認為我們需要保持一種信念，免於冷酷極權、殘忍屠殺、慘烈虐待、墮落貧窮等一切人類之“惡”的持續鼓動：  　　你要把人，當做人。  　　人文主義，不是一個結束了的係統教條，也不是一個完成了的思想作品。在討論和思考裡存在的，才是人文主義。唯理和經驗，主義和立場，都不是啟蒙的終點站。作為每世每代都要重新開始的一場戰鬥，才是啟蒙的真諦。  　　回到某個過去來說。在人生的最後，蘇格拉底用自我的語言辯論和法制的絕對服從，捍衛了一個城邦公民的信念：對那個時代來說，生命的正義、人文的信念就是實現公共的“善”，是一種“我在這個廣場裡見證一切，包括我的結局”的民主信仰，由此才有了古典公民健康的品質。西塞羅沒有反抗嗎？絕對不是。元老院的最後一場演講，十四篇反腓力辭義正辭嚴，這是一個挽救過這個古老共和國老人的樸素想法：羅馬並不壞在經濟軍事上，而是腐化作樂不思進取的年輕貴族和野心家們身上。如今縱然是最後一次，我也要含淚說出我對共和的信念。我想，在安東尼將他的名字列入刺殺名單的那一刻，羅馬共和國，才真正被判了死刑。  　　我無意做歷史的複述者。但是，一種關於人的信念，關於什麼是更好的社會和世界的信念，在人類遙遠記憶的盡頭，曾經蕩氣迴腸地存在過。它不斷提醒我們：問題不是人文作為一種主義消逝與否，問題僅僅是，你是否要為你的信念而活。  　　來到近世啟蒙，人類親手選擇消解了耶和華千年王國的許諾。這個變動的莫大影響是在尼采“上帝已死”的世界裡，失去神聖辯護的合法性支柱的人，面對或是尼采的陰暗美酒，或是叔本華的幻夢毒藥，如何繼續存活下去。人文主義所引領的辯論，我們得以通過布洛克的觀察重返那個世紀：啟蒙真的內在一致嗎？民主又是否只有一種？自由是制度還是價值？公民是沉默還是共和？……這是一場，打翻了醋罈子和酒瓶子的從羅馬到巴黎到倫敦無休無止的爭論，大家對於那個未來的期許不甚相同。  　　在充滿迷思的陰雲中度過的現代性，以主體意義和自由信念為基礎，更是在20世紀迎來了崩潰的變局和荒謬的閃現。一次大戰血流漂杵，否定了“科學等於進步”的公式，歐羅巴沉憂淒斷之色滿目；極權和納粹的競相興起，某種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極惡，以規模和系統的消滅人類的蓄意面具登台。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韋伯那場世紀末的精神分裂、塗爾幹在德雷福斯事件時留下的淚水、茨威格抵著自己太陽穴的一槍、加繆筆下的人心的鐐銬困境，都與這些有關係。  　　我們需要討論人文主義，因為我們走回到這些不久前的記憶，我們才發現，屠殺、虐待、飢餓和貧困，都是離我們不遠的，甚至是現在仍然從歷史中繼承到，或甚至是和我們有關係的東西還未滅亡。一個越往前走的現代社會，消費欲望的無節制膨脹，權力貪欲的不受束縛，殘忍暴行的輕蔑和泛化，都顯示出一種趨勢：不把自己當人看，也不把人當人看。討論人文，並不是因為我們富有閒暇和無聊，而是當代，我們這一代，究竟秉持什麼樣的信念在活著？  至少，我們希望答案能不那麼壞。應該是有過去感的一代，有未來心的一代，這種信念是：有自然般的寧靜和淵博，做人的正直與寬厚，成熟負起責任和擔當，以及反對伺機而動的強迫和罪惡。每個人的每個條件都不一樣，我無意締造歷史的哲學，但是，懷著這些信念去做人，總比一開始先將罪愆放出潘朵拉要好。沒有一種思想走過20世紀仍然毫無損傷，經由理解苦難的深沉，我相信這僅僅是活成一個人的途徑。達到這個意義，人文作為一種信念也就無需多辯了。  　　這也是我的樂觀：啟蒙沒有完成也不可能毀滅，如同布洛克語，這是一場從世世代代都要重新開始的戰鬥。在我們這個年代，一個人如果“仁”，如果把人當做人，他天生就是啟蒙和人文的。最人文，其實最信念，最信念，也才最啟蒙。我並不否定解決暴力和傷害、貧苦和飢餓，需要實際的策略和行動，但是，我們需要從本真的思考上，去公約一些“不可證明”的本質法則：只有超越工具理性的去相信這個可能性，有一種不會離開“人”太遠的信念，理性才不會淪為罪惡的瘋癲。  　　人文主義，還將面臨磨難和拆解，我們的未來，或許遠遠大於我們想像的不確定性。沒人可以許諾奧威爾的1984、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都不會到來。然而，人文依舊是必須的：或許正是在極大的不確定性裡，我們這一代的信念，才有堅持的價值。我們看清罪孽，卻依舊熱愛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 | | | | | |